

伊犁

第 29 辑

文史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中共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编



南京知青回忆录专辑

伊犁文史资料

(第29辑)

南京知青回忆录专辑

中共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伊犁文史资料(第29辑)

中共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伊宁市阿合买提江路189号 邮编 835000

伊犁昌明科技彩印厂

伊宁市环城北路152号 邮编:835000

787×1092 16开本 字数 233千字

印数 1-1000 2010年12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部资料准印证(第26号)

顾 问：沙吾提别克·努尔兰

总 编：阿若甫江

副总编：邱建玉 陈安绪 陈 东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扎吾列 安英新 孙 卉

李占民 邢建军 张国栋

邱建玉 杨振波 高 宁

赖洪波

主 编：邱建玉

副主编：张国栋 邢建军 孙卉

综 述

上世纪 50 年代,国家提倡支援边疆建设,并制定了“屯垦戍边”的政策,在内地广泛动员部队复员军人和城乡知识青年到边疆去,组建军垦和农垦系统。“支边青年”的称呼便始于此时。1955 年 12 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里说:“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发出上山下乡运动的号召。1962 年,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总结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中的问题。大会结束后,在中南海西楼,刘少奇主持了重要的“西楼会议”,陈云在会上对当前的经济形势进行了全面分析,提出中央必须统一思想,认清当前已经是处于非常时期。西楼会议之后,中央就作出了动员三千万城市人口到农村去的决定。从该年起,全国开始组织青年上山下乡,196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这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纲领性文件。1965 年中央办公厅为此发布了通知。从此,上山下乡被列入党和国家重要的议事日程。从 1961 年到 1965 年的四年中,知青上山下乡基本是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1968 年 12 月 22 日,《人民日报》在一篇报道的编者按语中传达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号召后,全国知识青

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再度出现。“文革”期间,全国城镇知青下乡人数达 1400 万人。当时为了便于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管理,国务院专门成立了知识青年办公室,各省、市、自治区也成立了相应机构。

六十年代的新疆地广人稀,尤其是国营农牧场刚刚成立不久,农业的基础建设刚刚起步,农场劳动力严重匮乏,劳动者素质需要进一步加强,生产力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还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因此,各级党政也迫切需要大量有文化、有理想的新生力量支援边疆建设。根据中共中央的文件精神,从 1962 年到 1965 年年初,南京市先后动员 1.6 万名城市知青上山下乡。1965 年,根据国家的要求,南京市又动员了 4000 名知识青年到新疆农场支援边疆建设。这也是南京赴疆支边中最大最集中的一批。

当时动员南京知识青年支援边疆建设的任务全部落实在南京各区及各街道上,新疆也派出了宣传队进行大量的宣传配合,他们通过放电影、开动员会等方式宣传新疆的美丽和神奇。动员对象年龄一般定在 16—25 周岁;文化程度一般定在初中以上、少数则是高小毕业;体格检查合格;政治条件要求思想进步、品质较好的;女知青比例不超过 50%;同时提出下列人员不列为动员对象:父母年老体弱或病残,弟妹年幼,本人是照顾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兄弟姐妹都在外地工作,唯有本人在宁照顾年老父母的;独生子女的。动员主要分作几个阶段,6 至 7 月份先是动员已经毕业、尚未工作的青年;到了 8 月份才动员刚刚初高中毕业的学生。当时大街上的高音喇叭连续不断地播放着《我们新疆好地方》等新疆民歌,大街小巷到处都张贴着“好男儿志在四方”、“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标语,街

上锣鼓喧天,居委会每天都会在街上不断地贴出大红喜报,那些报名参加的知青们还会戴上大红花……气氛喜庆十足,在那种热烈的环境下,青年们热血澎湃,一大批青年踊跃报名支援边疆建设。有许多知青多次写书面申请书,有的知青还刺破手指写“血书”,主动要求去支边。也有相当一部分青年思想斗争比较激烈,反反复复,犹豫不决。决心书交上去又收回来,反复多次,还有的青年公开表示不去,主要怕走出关外人生地不熟,克服不了边陲的困苦。

1965年7月30日,南京市第一批大规模知青赴疆支边,当年的南京市副市长郑康亲自赶到了下关火车站进行欢送;不久后,南京知青开始分批踏上了征程。9月3日离开南京的那趟开往新疆的专列,则是最集中的一班,南京各中学的应届毕业生都在这列火车上。来到了乌鲁木齐市后,根据新疆地方安排分赴各农场。当时来到伊犁的先后有500余人。主要安排在伊宁县的多浪农场、青年农场和新源县的巩乃斯种羊场。他们克服了远离亲人、思念家乡、生活艰难、劳动艰苦、水土不服等困难,以高昂的斗志和顽强的拼搏精神投入到新疆的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中,为农场乃至伊犁的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支边青年在新疆一待就是十多年,艰苦的劳动和艰难的生活没有磨灭他们的理想和信念,知青们把过去的豪言壮语和革命激情转化成踏实工作和务实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知青纷纷安家立业。1979年1月,邓小平同志在国务院知青办上报的请示报告中,亲自作了批示,允许各地知青回城,自此以后,当年的支青陆陆续续开始返城。这个消息在新疆知青们中很快传开了,从那时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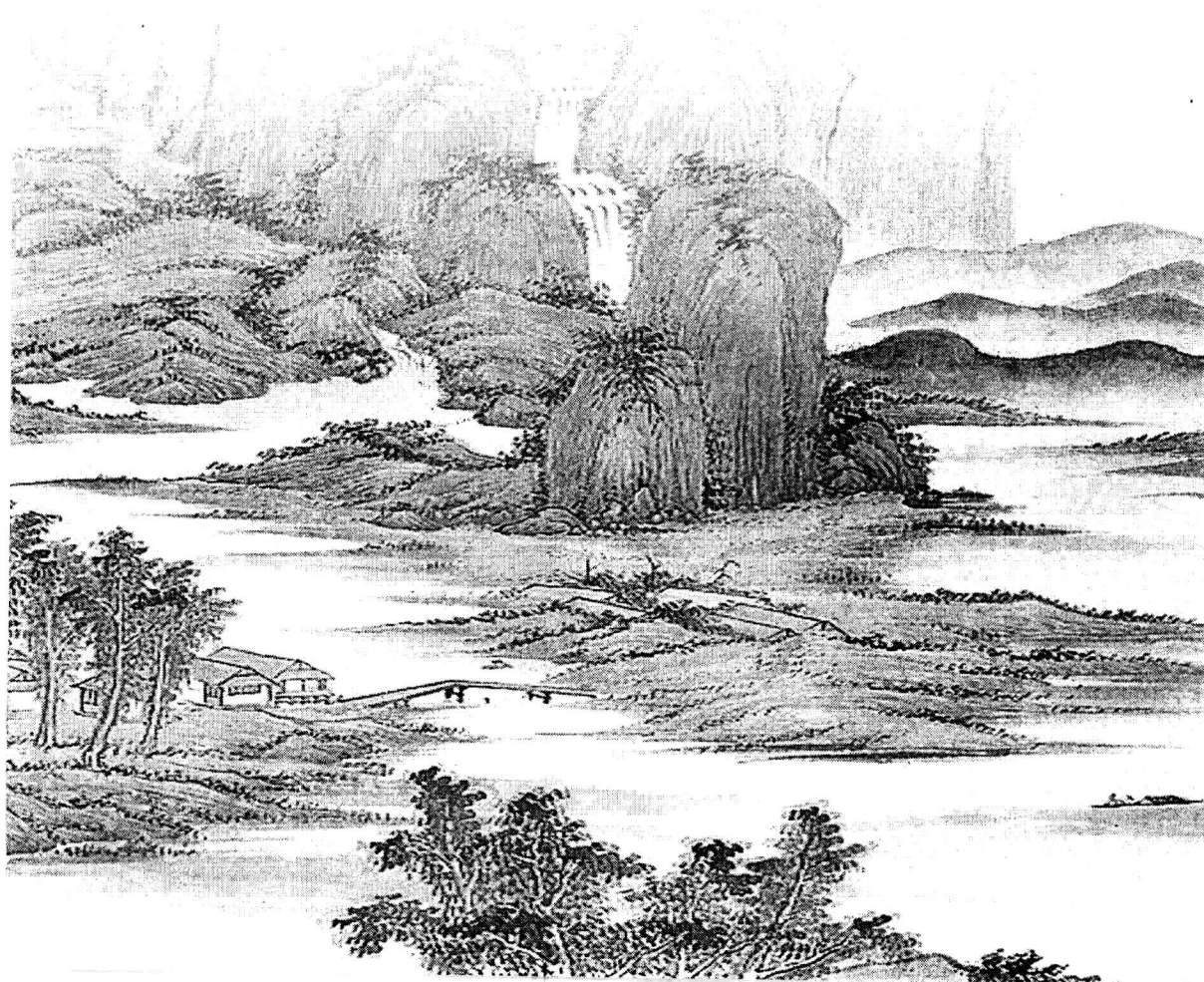
新疆天山南北的各个农场开始了知青返城热潮。先少后多,再后来就一批批返回南京。也有一些知青因为在伊犁工作生活多年,深深眷恋这块土地,决心扎根在伊犁,以此为家,不愿返城。到 1981 年底,国务院知识青年办公室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各省、市、自治区也仿照办理。至此,历时 20 余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

支边运动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支青与农场的感情却一直在延续。当年的支青早已年过花甲,他们没有忘记曾经让他们热血沸腾的激情岁月,或单独、或集体组织来到伊犁重温故土,受到当地党政和各族群众的热烈欢迎。

伊犁各族人民始终铭记:他们带来了新的思想和理念,促进了当地群众的观念更新,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文化交流,推进了当地的文明与进步;他们与各族群众同甘共苦,加强了民族团结,维护了社会稳定;他们与当地群众一起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生产力水平。数十年来,他们在伊犁的农业、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等各个领域都做出了无私的奉献,为伊犁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编 者

多浪篇



目 录

多 浪 篇

植根边疆一苍松·····	赵静秋 (1)
一颗心还在新疆留·····	顾京川 (13)
笑对人生·····	石芙芝 (23)
值得回忆的岁月·····	姜淑秋 (29)
支边岁月 青春无悔·····	毕宗玉 (38)
天 山 情·····	方金保 陆玉珍 (46)
梦回第二故乡·····	江鸿珍 (58)
蹉跎岁月二十载 激情燃烧献多浪·····	王秀兰 (64)
新疆记事·····	肖锦富 (71)
难忘的第二故乡·····	陈登荣 (80)
圆梦之旅·····	陈善理 (85)
难忘的戈壁故乡·····	凌宝生 (94)
忆往昔·····	田秋玲 (99)
我的支援边疆之路·····	续培 (102)
在伊犁·····	刘晓红 (106)
伊犁,我的第二故乡·····	王素兰 (11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张晓燕 (119)

1965年是我命运转折的一年·····	郭晓梅 (126)
记忆中的课堂内外·····	许森耀 (130)
浓缩人生艰辛 谱写精彩华章·····	王二珠 (134)
我的支边回忆录·····	陈朝美 (137)
新疆往事·····	梁孟琴 (142)
回忆绿色生活·····	周丽华 (146)

青 年 篇

到那遥远的地方·····	赵新瑜 (151)
忆在农场的火红日子里·····	王立武 (157)
难以忘怀的激情岁月·····	刘惠民 (166)
支边历程·····	王逢银 周维兰 (171)
支边记事·····	朱儒金 (179)
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徐贵章 (184)
我深爱的那片土地·····	于洪砚 王庆花 (189)
刻骨铭心的岁月·····	蒋业光 (199)
往事如烟 青春飞扬·····	倪凤英 (203)
新疆情愫·····	赵权智 (207)
火红青春 流金岁月·····	俞如安 (213)
激情岁月 青春飞扬·····	朱志凤 (217)
青春岁月·····	伍天霞 (223)

坎坷青春·····	刘凤翔 (226)
历 练·····	李善之 (233)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袁秀琴 (241)
难忘的岁月·····	郭雪珍 (246)
脚 步·····	郭宝兴 (249)
不寻常的中秋节·····	何桂琴 (252)
黄金时期的奉献·····	杨万全 (255)
回首往事·····	夏万林 (260)

巩乃斯篇

岁月留痕·····	张道华 (265)
我在新疆的岁月·····	徐翠花 (269)
美丽的巩乃斯草原·····	谭建疆 (273)
往昔岁月稠 今朝再回首·····	刘芳 (张伍星整理) (278)
情结伊犁二十一年·····	刘孝旭 (284)
光阴似箭 弹指一挥间·····	黄 杰 (295)
在巩乃斯种羊场的日子·····	叶秀英 (贾梦起整理) (297)
六五年南京支边青年名录·····	(302)
后 记·····	(308)

植根边疆一苍松

赵静秋

赵静秋：女，1965年高中毕业于南京市十七中，同年9月支边进疆，分配在伊犁多浪农场青年队，任三排排长，1969年调农三队，1974年到农场职工子校任教，1979年调场中心校，任教务主任，小教高级教师，199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5年退休。



作者近照

植
根
边
疆
一
苍
松

支 边 进 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党中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支援边疆”的号召下，东部沿海各省市的社会青年、应届毕业生闻风而动，纷纷应召支援边疆。

1965年9月，我们这批刚刚跨出校门，尚未涉足社会的“老三届”，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洒泪告别养育我们的六朝古都南京，离开爹娘登上了西行的列车。

列车有节奏的隆隆声与车厢里激昂的歌声汇成一片，塞外江南的秀丽风光，不时萦绕在我们的脑际。

列车途经苏皖豫陕,穿过河西走廊,车窗外一望无际、渺无人烟的戈壁荒漠映入眼帘,凄凉的感觉油然而生,有声的嚎啕和无声的抽泣汇成一片,然而此时哭亦枉然,只有无奈地任凭列车把我们载向神秘莫测的远方……

下了火车上汽车,换了汽车乘马车,经过十多天的颠簸,马车停在了用土坯砌墙、苇把盖顶的两排新房前,这就是伊犁多浪农场为南京支边青年的到来新盖的宿舍——我们的第二故乡。

按照军事化的编制,164名知青编为3个排,每排下设5个班。可能是在学校担任过团支部委员的缘故吧,我被任命为三排排长。

食堂距住地五、六百米,每天就餐都是喊着口号,唱着歌曲排队往返。驻地跟前没有水,北边几百米外是一望无际的苇湖沼泽。洗涮等生活用水都得到苇湖中汲取。苇湖中常有野猪出没。每次前去打水都是结伴而行,就连晚上起夜,也是全宿舍“统一行动”。

当时,农场一级农工的工资是33.88元,等外级为28.76元,我们南京支青只有24.20元,大家都称之为“等外的等外级”。由于刚刚远离了家乡和亲人,思乡之心强烈。那时没有电话,全靠通信联系,每月工资将近一半都“交”给了邮局。除了伙食费,也就所剩无几了。因此,一级农工的工资待遇,成了我们眼红一时的奋斗目标。每天早晨出操时,领操的喊着“一二一”的口令,一些调皮的男生却高喊“三三八八”(一级农工的工资数),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初战喀什河

1965年秋末冬初,伊犁州人民政府为开发喀什河枢纽工程,发

出了“万人齐上阵,决战喀什河”的动员令,刚刚进疆的南京支青立即组成了“青年突击队”,以军人的姿态徒步跋涉十余公里,开赴决战第一线。我们住的是地窝子,每天早晨起床,被子上都是一层土,个个灰头土脸的,活像化了妆的小丑。

运土的工具是担架式的“抬把子”(用树枝编制而成的一种运输工具——编者),指挥部配备的车辆数量有限,大部分得用手抬肩挑,坚如磐石的冻土一镐头下去只能凿出一个雀蛋似的小窝,进度十分缓慢,同学们运用课本上学到的化学知识,将化肥硝酸铵加热使其液化,冷却轧碎后与炒热的锯末拌匀,制成土炸药。用钢钎在冻土上凿个洞,再把土炸药包塞进洞中堵紧洞口,点燃导火索后迅速撤离。随着一声巨响,浓烟滚滚,土石飞溅,坚硬的冻土经过爆破,立刻土崩瓦解。为了充分发挥车辆运土省工省力效率高的优势,指挥部调整部署,采取“歇人不停车”的办法,人员轮换倒班,车辆昼



支青们在喀什河工地上。后排右一为本文作者

夜不停。整个喀什河工地不分白天黑夜，到处人声鼎沸，彩旗飘扬。很多人手上磨出了血泡，扭伤了脚脖，但谁也不肯休息，真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倔劲。

繁重的体力劳动，并没有影响严格的军事训练，每天繁星满天就出操，晨曦初露即出工。突击队发挥年轻人活泼好动且多才多艺的特点，组织起文艺宣传队，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在工地上巡回演出，以鼓舞士气。收工回来，悠扬动听的琴笛声，高亢激昂的歌声，响彻地窝工棚，紧张劳动的疲惫荡然无存。

支边青年们经受住了北国严冬的严峻考验，以紧张而激烈的战斗姿态，迎来了进疆后的第一个春天。

天气转暖，万物复苏。喀什河地段开始出现蛇，水渠边、工棚内常有蛇出没。一次，一个老职工打开被子准备休息，却发现一条七、八十公分的大蛇蜷缩其中，吓得我们每天临睡前都得进行一次大搜查。一天傍晚，知青与老职工们收工后自娱自乐，琴手正全神贯注地演奏，突然感到脚背上有冰凉的感觉，低头一看，吓得惊叫起来——一条大蛇毫无惧意地从他脚上游过。一天清晨，几个女生蹲在卵石砌成的渠边洗漱，一条蛇沿着石缝向上游了过来，吓得我们落荒而逃。

工地的食堂都是地灶，老鼠常在锅台四周觅食，稍不留神就会掉到锅里，在昏暗的灯光下，大师傅也不易发现。一次，一个同学在面条中发现一块毛烘烘的肉团，本想责怪炊事员未把肉收拾干净，吃完才知道面条里根本就没有放肉！食者方知大事不妙，连连呕吐

不止,引得在场的其他同学忍俊不禁。惊险而刺激的野外生活,不但锻炼了我们的胆识,同时也提高了大家的勇气 and 面对恶劣环境的应变能力。

察布查尔学插秧

“文革”前,多浪农场和察县奶牛场都隶属于自治区农垦厅,由当时的自治州农场管理处代管。奶牛场盛产水稻。60年代,各国营农牧场的劳动力普遍缺乏,可种稻插秧在当时却是纯人工作业的体力活,时令性很强。场管处采取本系统内互相协调,对口支援的办法,从多浪农场抽调数百人前往支援。“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打起背包就出发!”刚从喀什河工地撤离回场的南京知青,稍事休整就又马不停蹄地南渡伊犁河(当时去察县没有桥梁,来往全靠渡船摆渡),雄纠纠气昂昂地奔赴插秧第一线。由于前往支援的人员众多,全部露天宿营,连帐篷也没有,稻草一铺就是“床”。我们这些从小生长在城市、走出校门就进疆的“小姐少爷”们,真正是稻椒不辨,葱麦不分,根本不懂得插秧的技能和要领。好奇、兴趣和使命感的驱使,鞋袜一脱就下到田里,大把的秧苗插入稀泥中。由于用力不匀,深浅不一,有些前面插入,后面就漂浮起来。进去重插,又把原先插好的秧苗踩得东倒西歪,面目全非。蚊虫和蚂蟥似乎故意跟我们过不去,偏偏追着我们叮。满头满脸的污水稀泥活像舞台上的大花脸!

水多的地方蚊虫也多,奶牛场真是名符其实的“蚊乡”,大伙儿